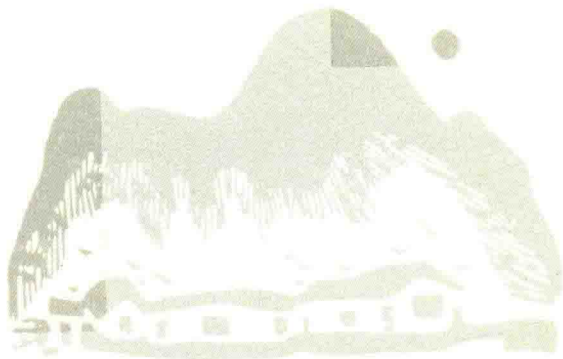


山药蛋派经典文库

胡正小说散文集

胡正 / 著

山药蛋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产生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社会主义文学新方向的极其重要的中国新文学流派，为中国新文化建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至今仍有深厚而远大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山药蛋派
经典文库

胡正小说散文集

胡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正小说散文集 / 胡正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8

(山药蛋派经典文库)

ISBN 978-7-5378-4487-1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9417号

书 名 胡正小说散文集

著 者 胡 正

责任编辑 谢 放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内文设计 天目文化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94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487-1

定 价 59.80元

目 录

碑	001
民兵夏收	007
摘南瓜	014
七月古庙会	021
两个巧媳妇	034
几度元宵(上篇)	057
重阳风雨	153
那是一只灰猫	229
“新华日报回来了!”	241
七月的彩虹	243
我爱夏天	253
金色的江阴	
——乡村中的城市、城市中的乡村	258
部艺生活拾趣	264
少年情深	272
林彬老师与吕梁剧社	295
副刊生活散忆	303

昨日流光

——省、市文联往事散忆 306

能人胡正 / 张石山 314

胡正著译系年 317

胡正作品研究代表篇目辑录 331

碑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

在披着露珠的丛草中，在羊肠山径上，年纪大约二十岁，像村姑似的凌前英，挽着一个小篮，向山下走着。

山下面，是平躺着的晋中平川。汾河，在中间似一条受伤的长虫，蜿蜒地蠕动着。

她走下山来，便又钻入到高粱和谷苗间的道路上，向着刘村走去。

她是来往于刘村附近，做妇救工作的区级干部。她的装束，和平川里的普通妇女一样：白布上衣和阴丹士林布裤子。她把那些纸单文件巧妙地藏在身上，并且还摘了些豆角，放在挽着的小篮里，这就像是一个农妇从田里摘了豆角回家一样。

刘村是靠近汾河，离县城二十几里的一个小镇。自从敌人占了县城以后，刘村便变为游击区了；敌人经常来去，暗地里也有我们的组织。

现在刘村确是荒僻得多了。清晨，连鸡叫也听不到了。

柱儿妈把柱儿从炕上拉起来：

“起来，给你爹送饭去！”

柱儿揉了揉还未睡醒的眼，不高兴地担起米汤和蒸馍，慢吞吞地走出大门。

柱儿今年才十四岁，柱儿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妇，本村里的妇救会秘书。她和凌前英在工作中发生了友情，总是姐妹相称的。现在，凌前英来了。

柱儿妈盛了满满的一碗米汤，拿出些过中秋节时的月饼来放在凌前英面前，便到村里去召集会员去了。

会员们陆陆续续地来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拐着左脚的老太婆——那是今春里敌人来，她没有跑脱，被敌人用枪托打坏的——让她孙子兔儿扶着，一步一拐地来了。进屋后，又叫兔儿到大门外去瞭哨。

“噢，前英，你一打早来的？今晌午可是要到我家里吃饭去啊！”拐脚婆婆笑得眼眯眯的。

“看婶婶的脚，还没有好清吧？”凌前英扶她坐在炕上。

“我这算什么咧，看你，成天价跑上山跑下川的……”拐脚婆婆又要夸奖凌前英了。

在柱儿家后院的一个角屋里，妇救会一个秘密的动员会开始了。会员们都团聚在炕上，侧着头，听着凌前英的讲话。

当凌前英讲到要她们劝家里早秋收早往山上送粮食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眼睛盯着张四嫂。

“张四嫂，我看你家那个男人的脑筋可顽固咧，一个小气鬼。年时死也不往山上给咱们县政府送粮，一点也不前进。你回去可是要好好地开导开导他啊！”拐脚婆婆很正经地说。

“哼！他再要那样下去，我就不跟他啦。”张四嫂十分懊恼自己有这样一个窝囊的不争气的丈夫。

接着她们又回过头来，听着凌前英在讲：每人要捐做鞋子，帮助八路军保护秋收，尤其还要和石桥村妇救会竞赛。这，刘村的妇女是不甘落人后的。

“我做两对。”

“我交三对。”

“我叫我儿媳妇也做两对。”拐脚婆婆总是要比别人起劲些，“叫她打两对新布底，纳得耐耐的。”

凌前英拿出册子来，登记着每人报出的数目。突然，送饭去的柱儿飞似的跑进来，气喘得像急吹的风箱，他用袖子抹掉面额上湍流的汗水，急促地嚷道：

“快跑吧！‘黄人’（日军）从前村里来啦！听说‘黑狗子’（伪军）报告了，说有妇救会干部来咱村里开会，一下就要包围咱村啦！兔儿，咱们赶紧给后村里报信去！”说着，又急急地拖着门口拐脚婆婆的孙儿，奔向后村去了。

刘村立刻便骚乱起来。

凌前英镇静地告诉大家：“不要慌，赶快往边山上跑，赶不及，就躲在庄稼地里！”

于是，大家便跑出大门，往村外奔跑了。

拐脚婆婆可急得要哭了，该死的孙子兔儿，也忘记了管他奶奶，就报信去了。

凌前英迅速地把登记册藏在身上，她不愿只管自己跑去，不顾这不幸的人，她扶着拐脚婆婆费力地移动着。

拐脚婆婆的心里越慌越急，越拐不来，凌前英简直是在拖着她跑。秋天里，凌前英浑身都淌汗了。

敌人一个小队已经进村了，走在前面的有四五个人，各持手枪从街心往村西头走。其中一个是粗鲁的竖着两条浓眉的田中队长，一个是短矮的有着两颗凸出的红眼珠的吉藤队副，跟着一个翻译，几个士兵，如狼似的眼睛，搜索着“妇救会”的人。

拐脚婆婆的脚，像不是她自己的了，麻木臃肿，脸上的汗水，汇合着

泪珠，前襟上淋湿了一片，耳朵里响起皮鞋的声音，心里一慌，腿一软，卧倒了。凌前英忙俯身下去搀住她，拐脚婆婆已经像没有骨头似的软瘫了，哆哆嗦嗦地强吐出几个字：

“前英……赶紧……不要连累……”

凌前英看看拐脚婆婆连一步也走不得了，后面又响起了枪声。她便连扶带拖地把拐脚婆婆搀进路旁的一间草房里，赶快给她盖了些草，便飞奔出来。

“砰！”一颗子弹向着正在跑的凌前英射过去，落在旁边一棵树干上，她急忙往下一蹲，爬着躲进刚收割回来的高粱堆里。

吉藤队副大步跑上前去，一个人也没有了。他两只凸出的红眼珠，盯着高粱和玉蜀黍堆，右手举着手枪，左手就去翻高粱秆。高粱秆上的干叶子发出沙沙的叫嚷。

“喂，找什么？往前追的！返回再搜！”田中队长发出命令。

吉藤队副只好给这个高粱堆记了个记号，便跟着向前追去。

高粱秆堆里面，正屏住呼吸的凌前英，这时才把那口气松下来，轻轻地把高粱秆掀开一条缝，敌人已经看不到了。她像是一只受了惊的猫，钻出来，飞开脚步，便向着村外跑去。汗水将短发粘在脑额上，她疲乏地躺在一个豆角架底下，喘着气。

“怎么我竟朝着和边山相反的方向跑来了呢？到汾河边碰敌人去吗？”她平心静气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立刻她的心又慌了。于是立起身来，想再往山上跑，但路已经被敌人隔断，只得待黑夜再冲过去。这时，枪声又紧接着响过来，她便慌忙跑进近处一家菜园里去。忽然有一只垂着尾巴的黑狗，直向她扑来，“汪汪”地吠叫，她也顾不得理它，一直躲进房子里去，那只讨厌的黑狗仍在房门外朝着房里不倦地吠叫。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屋子，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凌前英困倦地躺在炕上，把炕上的破草团往头下一塞，轻松地吁着长气。

有时,她又想到那可怜的拐脚婆婆……

田中队长和吉藤队副已追到村东头,布置好队伍,包围起村子,在进行搜索了。

吉藤队副又去使劲地翻搜着刚才留下记号的高粱秆和玉蜀黍堆,但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突然,他发现了有人从这里逃走的痕迹:当凌前英钻出高粱秆堆以后,带着满身的高粱碎叶子,随着她跑而散落下来成为一条线。

“又往哪里去了呢?”碎叶子的痕迹渐渐没有了。

隐约地,有狗咬的声音传过来,吉藤便走向狗咬的方向。

一只黑狗朝着屋子里吠叫,吉藤想:“妙!”

但当吉藤要走向屋子里去的时候,那只黑狗却朝着这新来的“黄人”直扑过来。

凌前英猛然像从梦中惊醒似的跳起来,从破纸窗缝里望出去,是一个敌军军官,她顿时心脏擂鼓似的跳起来。但外面是不能跑出去的,她就跳下炕来,侧身躲进一个橱柜的后面。

吉藤拨动枪机,跟着是一声惨叫,黑狗倒在地上。

凌前英更紧地挨着橱柜,赶忙拿起了一块水缸的破片,使劲地捏紧着它。

一进屋子,吉藤意外地一愣,仔细地看看屋里的一切;他把菜筐翻了一个身,把桌子底下搜了一遍,又去把橱柜里所有的破烂东西都翻出来……

凌前英在柜后拼命地控制着两叶肺部的起合,咬紧牙,更紧地像要把那破缸片捏裂似的用双手举起来,眈眈的眼睛,发出坚定不移的光彩,盯着前面——那将要到来的命运的斗争。

吉藤一找到柜后来,凌前英猛然地,拼着全身的力量,将那块破缸片向着吉藤的头部摔过去,紧随着,凌前英又一步跳到被打昏倒了的吉藤

的身旁，夺出他手里那支手枪，朝着他的头部放了一枪。吉藤像是刚才被打死的那只黑狗一样的躺在那儿，头，像一个腐烂了的西瓜。

凌前英跑出门外，忽然门外有几个闻枪声而来的敌兵，她忙转过头去，顺着房子后面飞跑。

后面五六个敌兵看到是一个携枪的“妇救会”，于是都起劲地追赶着。

她听到后面追来的脚步声了，右手回过来便朝后面放了几枪，当再用劲拨动枪机时，枪哑了，没有子弹了，她突然像没有了支持的生命一样的慌虚。

后面追的敌人停了一下，但经验立刻告诉他们枪哑了，于是他们就像是一群狼在追一只兔子那样。

面前是横着的悠悠不息的汾水，后面的敌兵追到河岸了，绝路了。

“我能被俘吗？中国人，中国的女子和敌人是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为了祖国的光荣，我宁死在祖国的大地上，投入家乡的河流……”

就在这瞬间，她站立在河岸上，向着祖国的原野和那壮伟的吕梁山，投了依恋的一瞥，右手紧捏着敌人那支手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咬着牙根，向着汾河里一扑……

两个月过后，冬天了。

汾河结了冰，敌人走了。刘村的妇救会，在柱儿家里开了一个秘密的追悼会，她们用纸糊了一个凌前英的灵位，并买了许多点心、梨、栗等祭品之类，拐脚婆婆和张四嫂她们，做了许多纸衣服、纸花、纸元宝……拐脚婆婆在追悼会上用手帕掩住脸，哭得手帕全都湿了。

会上商量定了，大家捐钱给凌前英秘密地立一个碑，拐脚婆婆愿意拿出自己的首饰，捐很多的钱，立一个很大的青石碑。

不久，就在凌前英跳水的那个地方，立起了很大的一座碑。

碑是吕梁山脉的青石，它永恒不朽地、坚实地立着。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于绥德

民兵夏收

—

青天呀蓝天沙圪蓝蓝天，
山顶的麦子好比水连天，
牛脊背梁上垛了一声鞭：
这就是俺们民兵上火线。

……

快活的小调声，伴着五月的微风在空中跳跃，在牛脊背梁上的一块麦地里，五个民兵弯着腰割麦，一垄一垄的麦子都在镰刀下卧倒，又一铺一铺地躺在那里。

“二连子落后了！”民兵小组长，又是抢麦小组长的李十孩展了展腰，用手背擦了一下额上的汗，回头看到掉在后面老远的二连子，大声地叫着，“劳动英雄没有问题是冬有的啦！看人家飞驶得有多快，二连子老是看人家的屁股。”

二连子是落在最后了。他就是爱唱小曲曲，一唱起来就甚也不顾。

这时被李十孩一喊，他抬起头一看，冬有快到地头上了，心里可着急了。左手搂麦，右手张镰，两条腿要跑似的往前头赶着。

冬有在前头可实在是快啊！头上的汗只管点点地滴，背着五月的太阳，胳膊晒得黑油油的，来回直动弹。“刹——刹”的割麦声，刮风似的就过去啦。

“喂，到地头子上啦，憩一阵再割吧！”李十孩站起来说。

于是全都舒展了一下腰，到地畔子上去了。从腰里抽出烟袋来，吸着烟。

地畔上放着他们的一些被子、行李和一支快枪、一支土枪，两颗手榴弹人似的立着，一根长矛子，直竖竖地插着。

这是关庄的民兵在夏收时的情景。关庄是汾河岸旁的一个村子，离敌人的据点只有十里地。在这夏收时节，敌人到处都在抢粮、毁苗子，破坏夏收；因此，关庄便将全村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编了一个抢割队，分了几个小组。民兵们编了两个小组，敌人不来便抢收，一发生情况就打仗。

“动工吧！”李十孩发命令了。

五个民兵又弯着腰割麦了。每个人都戴着一顶草帽，就像五只小帆船在金黄色的海洋里驶去一样。

二

太阳落山了，黄昏给关庄罩上一层暗影。往日在街里院里拿上艾火吸烟谈天的老人们，在场里巷里谈谈笑笑唱小曲曲娱乐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们，现在都赶快吃过晚饭，有的赶上毛驴，驮着些铺盖衣物，有的抱着小孩，提着包袱和些零碎用具，都离开村子，住到野地里或者是山沟里的窑窑里去了。

夜，冷静静的，村子里空洞洞的，家家的大门都上了锁，就像多年没住人似的。这时民兵们正在挨门挨户地检查着空舍清野。

“呃，怎么谁家也静悄悄的，我却听见狗小舅家圪啃圪啃的毛驴吃草咧？”李十孩向民兵中队长说。

“怪啦，这门上还上着锁呐！”中队长走近大门跟前去。

“捣鬼！我跳进墙去搜。”

李十孩“扑通”一声跳进墙去。

“谁？”

“你看是谁！出来出来，你为什么不走？”

“啊呀，是十孩啊！”狗小听出是民兵来检查了，赶紧出来给十孩说好话，“你看姑舅今日前半天给抗属割麦，后半天又给自家抢着割，回来迟，身上困啦，打算圪躺圪躺再走。”

“你不用花麻六嘴，姑舅就不空舍清野啦？这夏收时候，敌人尽出来抢粮、抢苗子、抓人，把你的驴抢走，把你抓走，怎么闹生产？”

“我也晓得你们是为我好，唉！这驴养的日本人连自家的居舍也不叫好好地住！”

“叫他赶紧走吧！”中队长在外面叫了，“明天再教育他，不实行空舍清野，还得罚他一个工。”

狗小把被子衣服等东西和割回来的麦子都驮在驴身上，赶紧躲出村子去了。中队长领着民兵们也离开村子，到野地里找地方睡觉去了。

在汾河滩上一个树林子里，十来个人把仅有的两张被子（因为敌人屡次的烧抢，好多人都没有铺盖了）铺下，每人搬一块石头，把鞋脱下来放在石头上当枕头，就这么睡觉了。

“二连子唱个小曲曲吧！”二连子爱唱，冬有爱听。

“好吧。”二连子仰面朝天躺着，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就低低地哼起小曲来：

铺地呀、盖天、枕石头，

小妹子，
你看这打日本呀艰苦不艰苦！

小鸟儿出窝呀树杈枝枝上站，
小妹子，
……

“唱甚咧，叫汉奸听到了好来这里包围咱们？二连子不要忘了后半夜去查自卫队的哨，冬有临明放游动哨。”

“是！报告中队长。”二连子踢了冬有脚，翻过身睡了。

树林里静悄悄的，夏夜的微风，轻轻地吹舞着树叶，清爽的天空里，一轮明月渐渐地从东方移向当空，月光穿过树叶隙缝，洒在甜睡着的民兵们身上，忙累了一天之后，他们睡得多么舒服啊！

三

天色刚刚过亮，“钢郎”的一声手榴弹爆炸的巨响，惊动了所有能听见的人。

“发生情况，起来起来！”民兵们一骨碌都跳了起来。

“报告……中队长！”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冬有，不顾一切地往树林子里跑回来，“我刚出去放游动哨，看见前头黑影影地来了一伙人，我看势头不对，就冒了一颗手榴弹。”

“有多少咧？到了哪儿啦？”中队长急得抓住冬有的肩膀。

“有二三十个，快到村前头狗小家那片麦子地里啦。”

“东西都放下，武器带上，冲到牛脊背梁上去，快跑！”

中队长提着快枪，尾随着民兵们，像赛马一样地从村子背后跑上去。

“卧倒，不准动！”

十几个民兵在牛脊背梁上的一块地畔上，在麦丛里，隐蔽起来了。枪瞄准着敌人，手榴弹的盖揭开，弦圈套在小指上。

这时，几个敌人已押着十几个民伕，带着七八头毛驴在村前头那一片麦地里抢割开麦子了，另外有十来个敌人和一伙警备队正往村里走。

“瞄准，打！”

在中队长的命令下，像突如其来的炎夏的雹雨，手榴弹、快枪、土枪，一齐向敌人射去。

敌人卧倒了，大概是些警备队、自卫团和民伕们吧，都沉不住气，掉转头就跑。七八条毛驴，就像受了惊，疯了似的乱跑乱跳，麦田踏得乱七八糟，尘土一团一股地飞舞起来。

“冲啊！冲啊！”

中队长跳起来大声地喊着，像怒吼的暴风，民兵们冲了下去。

敌人从麦田边沿退却了，开始是掩蔽地弯着腰，后来竟兔子似的跑了。

民兵们就像发了山洪似的追去，追了一里多地，中队长命令停止追击，往回返了。“再追没利，小心敌人报复。”

在民兵们往回走的路上，敌人果真报复了，掷弹筒从据点里发射出来，零散地落在野地里，一片尘土，接着是一股蒙蒙的黑烟涌起。

“掷弹筒是吓唬人，屁事不顶，可是咱们的二连子咧？”中队长在检查人数时说。

“噫，咱二连子就回来了。”一拐弯，二连子从麦地里拉着一条毛驴出来了。“一冲下来，我就看见它还在麦地里乱跑，你们去追，我就去捉它，它还要踢我咧。”

“哈！中队长今天真闹得好，一喊冲啊，我可看得真，敌人吓得没命地跑，看路上这脚印子，这不是往回跑的！一步总有五六尺！”

民兵们打了胜仗，真是兴奋，跑了那么远，一点也不觉累，回村时，走得更有劲了。

太阳一尺多高了，听到响枪就到林子周围察看的人们都回到村里来了。狗小抱着一抱驴踏烂了的麦子气恨恨地也回来了。

“你看驴养的们给我糟踏的！看见驴在我那地里，真好像驴蹄踏在我的心上似的。”

“咦，你们看民兵们回来啦，还拉回一条毛驴来。”

看见民兵们回来，人们都迎上去，问的问，说的说，谈论不止。

“得啦得啦，叫我提个意见吧！今天咱们民兵们可是有功劳啦，咱们发动慰劳他们今晌午吃一顿白面揪片吧。”农会干事好像讲演似的说。

“对，拥护！我再出一只鸡！”狗小举起手来好像要呼口号了。

中队长和民兵们不好意思答应，也不好推辞，只是兴奋地微笑着。

四

“报告中队长，刚才有情报下来，说碉堡上增加了敌人，又向各村要毛驴，要割麦子的民伕，说不定明天又要出发。”

“好，今儿我们早休息，后半夜出动打游击，到据点的对面梁上扰乱敌人的后方。”听了冬有的报告，中队长做了这样的决定。

夜半，微风凉飕飕地吹着，汾河慢慢地流着，两岸树林严森森的，村子黑糊糊的，一片片的麦子絮絮微响。

十几个黑影沿着山梁上的山路，走到敌人据点对面的梁上，散在一块高粱地里。

据点，像一具黑色的棺材躺在那里。

“嘶——”扯破纸似的那么一线声音，一颗手榴弹冒出去了，一朵火花，紧接着暴烈的一声，弹片炸散开去，一股浓黑的烟，和着烟硝的气味。

一朵灰烟从点火处冒起以后，随着声响，从土枪口喷出一条火舌，在夜尽时，声音好像惊得天地都要闪动一下似的。

“中队长这一下打得好。”冬有趴到中队长耳朵上悄悄地说，“你听他